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五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四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巨郎

上進

萬言書

上

神宗皇帝

公嘗有杭州詔還乞郡狀云王安石

爲不可施行狀然未測臣欲具論安石所
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梩有司無狀虧減
市賈臣以此上書論奏神宗聖明能受盡言上
行臣以此少知神宗聖明能受盡言上
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又於哲宗
朝有辯試館職策問新法不便又於哲宗
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
勸人公前後所
言皆謂此書

熙寧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
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

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

席藁私室

前漢吳王濞傳云吳楚兵既敗膠西王徒隨席藁飲水以謝太后言將就刑戮故席藁草

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

燈之事尋已停罷

公墓誌云公攝開封推官會上元有旨市浙灯公密疏舊例无有不宣以

玩好示人即有旨罷

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

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

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

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

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

匹夫臣今知

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

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服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

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

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失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

戰國策
服子之言曰文淺言深是亂也
客曰不然交淺言深是忠也
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

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

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

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有紀綱而已人莫

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

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

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

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

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

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

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
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
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違之災
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在輕易喪志則孰
敢肆其宵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左傳
哀公
十年子孔當國爲載書以恤序所政辟大夫諸司門子
弗順欲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曰
衆怒難犯事欲難成不如焚書以定賂伯石以安巨室哀
公
安衆乃焚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賂伯石以安巨室哀
公
三十年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不可子
產曰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特
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焉之杜預以爲衆怒難犯
注云伯石者公孫段也有事謂欲使之
事欲難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
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
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

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

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

史記商鞅傳云鞅姓公孫氏衛之諸庶孽公子也鞅說秦孝公

變法封龍杜摯皆不欲鞅強辯卒定變法之令居五年秦人富強封鞅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

望者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

之商君亡去之魏魏人弗受既而歸之秦商君與其徒

屬發邑兵反秦兵攻殺之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

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

雖行仁義失衆而亡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宋

師敗績明年公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史記田敬仲元

卒傷於泓故也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

簡公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是以君子未論行事

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巨未必是而衆

之所樂則國以久安

晉謝安傳云巨中既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議以巨元勳望宜以授之

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為朝廷所疑又懼巨氏失職巨

石虔復有汚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

乃以巨石民為荆州改巨伊於中流石虔為庾亮之召

豫州既以三巨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

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

晉成帝時歷陽內史蘇峻頗懷

驕溢有輕朝廷之志庾亮恐峻終為禍亂欲下詔召之舉朝皆以為不可亮不聽於是下優詔召峻為大司農

峻不應命遂起兵反亮帥眾討之士皆棄甲走亮與弟澤脩翼俱奔尋陽自古及今未有和

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

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

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

鹽鐵度支戶部是為三國朝三司凡二十

四案有正副使每部各置判官一員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

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

熙寧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

條例司以安石與樞密陳升之領之使六七年日夜講求於內安石既

條例別為一局聚新進之士數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

人如曾布呂惠卿輩與相謀議造端宏大民實驚

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色

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 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百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浮虛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 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

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募人人必不信
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十七少年
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
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海
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
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
條例司夫 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
罷之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
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
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
之法聖君賢相未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
不免使宰相則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

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

文景二紀止言勸農桑減租賦除肉

刑定舊

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

房杜二傳止言元善謀如斷善斷而史

臣亦稱其輔贊弥縫藏諸用使人由之而不知

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

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

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

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黽獸

亦可謂拙謀矣 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

使副而 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

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

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

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

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

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
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
時大臣如富鄭公鄆曾魯公公亮皆以議論不合宰相
求去故強罷相判亳州公亮亦罷為集禧觀使
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 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
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
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五千耳以此為術
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綉衣直指漢
二年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
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綉衣杖斧分部逐捕出武帝紀
順帝遣八使以後漢帝紀考之順帝漢安元年八月丁
卯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
夫郭遵馬姜梁巴張剛周栩列班等八人
分行用郡今諸本皆作威帝疑傳寫之誤皆以守宰狼
籍出於無術行此下策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南史
帝性仁厚恭儉百官皆久於其職三十年間四境之內
晏安無事江左風俗於斯為美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

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

言其弊以謂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

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

南史宋元嘉之

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征宋急遽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世祖即孝武是也齊高帝姓蕭諱通成國號齊故謂之蕭齊會稽太守聞喜公

子良上表極陳其弊請悉停臺使聞喜公即景陵王是也

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

人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憬

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

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

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事見融本傳凡所引本傳正文詳悉者不復重

注他皆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

冠蓋相望

仁宗嘉祐四年遣使均田減稅五年朝廷已又遣使分行天下訪寬恤民力事

朝廷已

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

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此二語見蘭亭叙

且其所遣尤不

適宜事少而貧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

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貧多則無以爲功必須

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約不許邀功然人臣事

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

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

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

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

其泥數斗且旣且糞長我禾黍

此歌見前漢溝洫志謂鄭白二渠之成民得其

饒故歌之也

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

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 陛下遽信其

說即使相視地形

熙寧二年閏十一月提舉侯叔獻言開封府界夾汴河公私廢田乞置斗

門其其餘水分爲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水以灌漑之則環畿甸間歲可得穀百萬斛乃命叔獻提舉

開封府界則遽信其說者指叔獻也萬一官吏苟且信從真謂 陛下有

意興作上縻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

議者之肉何補於民

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聞晉退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孫叔敖教曰戰而不

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

欲鑿空尋訪水利

前漢張騫傳有鑿空之說注云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熙寧二年命

劉彝等八人分遣諸路相度農田水利

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

擾凡所肇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材

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

興修便許申奏替換

農田利害條約云言事人並籍定姓名事件候施行訖隨功利大小

酬獎其興利大者當議量材錄用至四年六月詔應管
幹官等妄有沮廢並重行黜降亦不在去官及赦原之
限又云用工致多縣分若知縣材力不辦即許申奏對換或別舉官或替下官賞可謂重罰可
謂輕然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司誤興工役當
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
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踈豈可便行抑
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
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
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
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
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
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
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

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

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

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

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史記殖

汶山之下沃壤下官踰鴨至死不飢踰音蹲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

有大芋如蹲鴟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

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

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

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

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漏風恐非

太平之盛觀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

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

僱人爲役與廂軍何異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
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雖使鄉戶頗得僱人然
至於所僱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兩稅之外別立一
科謂之庸錢以備官僱則僱人之責官所自任矣熙寧四年
五月壬辰司農寺以免役法頒天下初舊法應三等以上稅戶差役充衙前胥吏等而州郡以衙前掌實廚驛傳之類多破家故役法弊至是五等戶皆輸錢入官以募役又以其贏入常平司自是衙前抵當輕主挽重多失陷官物而民間輸錢頗苦其擾故公與楊繪劉摯等皆論列之然王安石曾布主之甚力故法卒行
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立兩稅之額楊炎傳云自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法度抗弊炎乃請爲兩稅以一其制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其租庸雜徭悉省之大曆乃代宗年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萬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